

評电影《林家鋪子》中的林老板形象

武 珞 文

在夏衍同志改编的电影《林家鋪子》里，林老板是全剧的中心。在这个人物身上，交织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充分表现了改编者的思想感情。因此，如何评价这个人物也就成了评价整个作品的关键。对于林老板，夏衍同志有他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一方面是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还可以压迫人的剥削者”；“他对豺狼是绵羊，但是他对绵羊则是野狗”。在我们看来，狼和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是本质完全不同、阶级地位根本对立的两个方面，不可能统一在一个人物身上。夏衍同志用这种观点来处理人物，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别有用心的。我们打算对这个人物进行必要的分析，看看夏衍同志究竟通过影片宣扬些什么？

給狼披上羊皮

林老板究竟是什么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文学艺术里，“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①。只有用阶级观点对他作出科学分析，才能判断作者对人物性格的描写是否正确，是否真实。林老板的地位，在影片里本来是确定了的。作为拥有三个伙计的林源记主人和水乡市鎮的头面人物，林老板是一个不算小的资本家。资本家的形象，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还是在进步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见过不少。尽管他们个性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公然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资本家的这种共性是他们的本性本质，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了的。无论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不管他们的政治态度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他们的这种本性是无可改变的。因此，任何一个进步的艺术家要真实地描写资本家的形象，都不可避免地要描写出这本质的一面来。

然而，夏衍同志却偏偏要为资本家搽粉，给狼披上羊皮。他费尽心机地把林老板描写成诚恳老实的“规矩人”，“做生意勤快，不嫖不赌，对人很客气，做事很巴结”。而且不无感慨地通过上海客人说道：“林老板，你是个好人，一点嗜好也没有，做生意也挺认真。放在从前，你还不发财么？”豈只是资本家，就是贫苦农民对林老板也是大加称讚。老通宝就当众说过：“要说林老板对我呀，那我真是没有说的。……他要是开粮食店，我早就阿弥陀佛了。”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林老板居然成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共同讚赏的资本家，这真是咄咄怪事，然而，只要人们看穿了资产阶级文学家惯于颠倒黑白的一套手法，也就会感到不足为奇。夏衍同志所做的恰如高尔基曾经指出的，这“对于资产阶级文

① 《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7頁。

学讲来是常有的例子——把凶手和强盗变成善良的有产者”^①。

夏衍同志尽力把林老板塑造成一个善良的有产者的形象。描写他如何老实地承受国民党官厅、土豪劣绅一次又一次的敲诈；描写他如何诚恳地把所有的钱偿还给朱三太和上海客人；描写他如何受尽同业的倾轧，嚼够了吃倒账的苦头，却从来没有干一件损人利己的事。林老板的“善良”不止表现在与那些比他强的官厅、资本家、土豪劣绅的关系上，也表现在与那些比他弱的顾客特别是店员的关系中。在旧社会里，资本家与店员的关系是根本对立的劳资关系，资本家对店员的残酷剥削是一部罄竹难书的血泪史。然而在林源记这个店子里，却看不到阶级对立的影子。林老板对店员关怀体贴，亲如家人。店员对林老板也是忠心耿耿，思想一致。我们且不说那位几次帮助他绝路逢生终于成了乘龙快婿的寿生。就以徒弟阿四来说，这个在旧社会处于最底层的人物，也和林老板站在一条船上。电影里有几个镜头：林老板把日货换上国货的标签，阿四忙了一整夜；在林老板需要钱的时候，阿四拿着小镜子起劲地招引小顾客，寿生想出卖一元货的主意，阿四兴冲冲地去贴广告……。在影片里，阿四出现的次数不多，每次出现从不曾带着自身的苦难，而总是为林老板分担忧愁。即使是违反民族利益卖东洋货，他也是死心塌地地为林老板工作着。这实际上是告诉人们，在林源记的店子里，没有残酷无情的剥削，没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没有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狼一样的兇狠。一切血淋淋的现实关系都被融化在一片阶级调和的色彩中了。从这里，人们不难看出，夏衍同志这样描写林老板形象和他与周围人们的关系，实际上是起着美化资产阶级人物、掩盖阶级矛盾、调和阶级斗争的作用。

夏衍同志也许要举出林老板与朱三太、张寡妇、王老板的关系来为自己辩解。他曾经反复宣传影片与小说不同之处，正是通过林老板与这些人的关系，描绘了“小鱼吃虾米”的情景，表现了林老板作为一个剥削者的兇狠。然而事实究竟怎样呢？在银幕上，朱三太和张寡妇一出现，不是向林老板索本钱，就是要利息。林老板对付这两个债主，不是老老实实地还钱，就是诚诚恳恳地解释。最后虽然因为他的出走而牵连到她们破产，也是解围自救，情非得已。从这里，作者不仅没有表现出林老板作为剥削者的兇狠，反而衬托了林老板在困难的处境里也没有失去“善良的有产者”的本色。即使在林老板向王老板逼债的一场戏里，作者对自己心爱的主人公表现出略有“微词”，也因为他过分渲染了林老板的“苦难”而为他作了种种开脱。更其重要的是，无论是林老板还是王老板，都是“鱼”而不是“虾米”。夏衍同志的阶级分析，分析来分析去，不过是把自已的同情从一个剥削者转到另一个剥削者身上，从来没有接触劳动人民的苦难。这只能说明，他的眼光从来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他始终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毛主席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②夏衍同志应该用这一段话作为镜子照照自己的身影。

对资本家一往情深

夏衍同志尽力美化林老板的形象，又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的满腔同情。这突出表

①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0页。

② 《毛泽东论文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7页。

现在他把林老板的破产描写成一个社会悲剧，并企图通过这种悲剧气氛的感染，唤起人们对资本家的同情心。改编者为了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对影片的情节和场景作了精心设计和细腻安排，让无穷无尽的苦难都荟集到林老板身上。

影片一开头，抗日爱国的潮流冲击着林源记。这个伟大的民族爱国运动竟被改编者写成是林老板一系列“苦难”的起点。它使得惯于卖日货的林老板不能自由作买卖，也使得党老爷的敲诈乘机而来。林老板在经济上处境困难，而朱三太的逼债、上海客人的到来，又构成了对他的一系列打击的高潮。林老板应付不了上海客人的逼债，又遭到恒源钱庄的“紧盘”。当他从钱庄回来走过望仙桥时，冷风吹得他打着寒噤，银幕上叠印出上海客人和钱獠獠声色俱厉的面孔。他“望着桥下的浑水，站住，一个可怕的念头掠过，几乎想一跳完事了”。改编者还用这种情景交融的画面，对林老板的“苦难”作了尽情的渲染，也把自己的同情和作恶的恶意图表现得淋漓尽致。紧接着这个高潮后，出现了一个转折。林老板因为寿生讨债回来，应付走上海客人，获得了暂时的喘息，卖一元货又使得他绝路逢生。然而作者让希望在林老板脸上露面，是为了使打击更加显得有声有色。紧接着而来的是，官竹再一次勒索了林老板的钱，裕昌祥挖走了他的货，卜局长看中了他的女儿，钱獠獠、张寡妇、朱三太几面夹攻似地向他逼债。林老板终于被苦难的浪头抛向顶点，从尽力挣扎走上破产的绝路。

改编者用尽一切艺术手法，巧妙地运用情节的抑扬顿挫，造成了一个资本家破产的悲剧气氛。我们从这样精心细腻的艺术构思里看到了什么呢？那就是改编者对资本家的一往情深。尽管夏衍同志在口头上说，“不能让观众完全同情”林老板，实际上却用自己的全部同情为资本家的破产唱了一曲凄凉的挽歌。这只能说明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资产阶级王国。这种阶级本能使得他对劳动人民在旧社会的苦难熟视无睹，却去同情那些不值得同情的资本家。

与社会主义唱反调

夏衍同志描写了一个“善良”“老实”的资本家形象，把他当成旧社会苦难的化身，实际上是用抽象人性的“善良”去掩盖剥削者残酷的本质，把资本家内部倾轧中的失败者的苦惱来代替劳动人民受压迫剥削的痛苦。这既是对资产阶级的美化，又是为资产阶级辩护。它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放在总的时代背景下来考察，它的错误性质就显得更其突出了。

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它的根本任务则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需要在经济上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也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我国，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采取各种方法，包括“和平演变”的方法，进行复辟活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①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思想武器，服务于一定时期的革命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8页。

任务,在今天,它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为保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因此,革命的文艺需要充分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批判资产阶级,激发起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①,以便对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然而夏衍同志与之相反,他不是用文学艺术揭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而是通过林老板这个形象美化资产阶级;掩盖它的罪恶;他不是描写劳动人民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压迫下的悲惨生活,从而激发他们的阶级仇恨,而是描绘一幅资产阶级“受难图”,以便引起人们对资产阶级的同情;他不是再现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以鼓舞人民的斗志,而是虚构一幅阶级调和的图画来麻痹人民的思想。总之,当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夏衍同志却处处掩盖阶级矛盾,抹煞阶级斗争。夏衍同志说改编后的《林家铺子》能够使今天的青年得到历史知识,受到教育。事实恰恰相反,他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歪曲了我国三十年代的历史真实面貌,因此,既不能给今天的青年以正确的历史知识,也不能给他们以正确的思想教育。从这里,人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夏衍同志改编《林家铺子》的目的,是为了在历史题材的外衣下面,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与社会主义革命唱的是完全相反的调子。毛主席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和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他们的思想意识一定要反映出来的。

“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②他们也运用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改造现实和改造青年,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中的反映。影片《林家铺子》的出现,就是这种反映之一。

还应该看到,夏衍同志说他这样描写资本家,有助于资产阶级回忆过去,从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种说法也是极端虚伪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相信用什么感化的办法可以使剥削阶级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墙不推不倒,灰尘不扫不走,不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想使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诚然,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其中包括正面教育的方式,然而对剥削者的教育与对劳动人民的教育是有所不同的。对于劳动者,可以采用“今昔对比”的方法使他们不忘过去苦,牢记阶级仇,激发他们的斗争意志和对新社会的热爱。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剥削就是他们的本性。在旧社会里,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痛苦之上。在今天,我们要消灭剥削制度却被他们看成一件苦事。正当他们中间有人妄想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的时候,要用“今昔对比”的方法去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又怎么可能呢?夏衍同志如果真想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改造,就不应该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去美化他们,同情他们,而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去揭露他们的罪恶,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夏衍同志既然用全部同情描绘资产阶级的“善良”和“苦难”,掩盖他们的剥削本质,实质上也就是为他们制造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的藉口。所谓帮助资产阶级改造,不过是掩盖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的一种遁词而已。

电影《林家铺子》通过林老板的形象,对资产阶级作了尽情的粉饰和美化,表现出十足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对于这样一部资产阶级影片,我们必须彻底揭露它的反动实质,清除它的有害影响。

① 《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596页。

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下册,第480页。